

# 庚子

[英] 普特南·威尔

# 使馆被围记

外人 **眼** 中的  
近代中国



6.706

97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庚子使馆被围记

[英] 普特南·威尔  
冷汰、陈诒先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力劭

封面装帧 王 伟

## 庚子使馆被围记

〔英〕普特南·威尔

冷汰、陈诒光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字数151千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22-548-X / K · 68

---

定价: 13.50 元

# 出版说明

距今 100 年前的中国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其间 1900 年夏秋之际拳民在北京围攻使馆和教堂的斗争，则是这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当其时，中国都城处于惊风骇浪之中，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本书原序），其后数年内，记载这一事件的读物层见叠出。据时有“中国通”之誉的英国观察家莫理循博士称，仅他私人度藏中，“记载此事者，即有四十三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乃至歪曲事实，谬言流传。不过，这部由普特南·威尔（Putnam Weale，旧译朴笛南姆威尔）撰述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却可以说是一个例外。

普特南·威尔系英国人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的笔名。他 1877 年生于中国宁波，其父亲辛盛（Clare Lenox Simpson, 1843 ~ 1909）久任中国海关要职。青年时代的辛普森曾赴瑞士留学，能操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汉语，返华后进中国海关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任录事司。1902 年辞海关职，任英国报纸驻北京通讯员，辛亥革命后改任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并较深地卷入中国新旧军阀的斗争，曾先后担任黎元洪、张作霖等人的顾问，并于中原大战期间协助阎锡山接收

F. 138 / 35-10

海关,意在从财税收入上助阎反蒋。后因抵制日本人的走私活动,于1930年11月在天津遭日本特务刺杀身亡。

辛普森一生著述极丰,题材多与中国和远东事务有关,其中最受中外史学界重视者,当推这部英文原名为《有欠谨慎的北京来信》(*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的《庚子使馆被围记》。这不仅是因为在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他本人就是被困使署的一分子,其后又参与了劫掠中国人民财产的勾当,所以据亲历见闻,逐月或逐日记录了他眼中的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各国驻华使馆被围期间的内部情况,更因为他较少掩饰地写出了他所认定的史事真相和个人感受,故在“外人记庚子书中最称善本”(陈诒先译序),历经近百年的岁月销磨,其价值迄今不减。

如许多读者所知,所谓拳民围攻使馆、教堂事件的性质、经过和意义,在中外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一直是个争议较多的问题,而《庚子使馆被围记》则从受困者的角度,对澄清事实、勾勒原貌贡献良多。例如5月31日洋兵武装进京与6月4日起拳民始陆续“从哈达门进来”的前后顺序,6月13日起使馆驻军首先开枪挑衅射杀拳民,与随后才有拳民向教堂、使馆发起进攻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到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去“杀人放火”,还是武装到牙齿的列强跑到北京来实施“瓜分”的大是大非问题,皆因该书之按时间顺序十分清晰地表述,获得真相说明。又如,拳民围攻西什库教堂(即北堂)63天,围攻使馆56天,都没有攻下,一向是一些“研究者”耻笑中国人愚昧懦弱的“王牌”,该书则以掌握军权之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以及西太后等暗中不断向侵略者提供西瓜、鸡蛋、粮食、军火等大量接济,甚至“当予等被攻之时,在城上可以看见极离奇之事,前门大街有中

国马队追逐红衣之拳匪而杀之”等大量事实，彻底暴露了清朝统治者贩卖拳民、奴颜婢膝的历史真相。此外，如公使团调兵进京前后对清廷态度的估计与失算；天津沦陷前后清廷与使馆之间的书信来往，甚至早在6月25日便已挂出的“奉上谕保护使馆”之白旗；以及6月19日公使团收到总署照会后“实皆不称其职”的内荏情形，俱为认识围攻事件前因后果的关节点，都可以通过本书的生动详尽之描述，得到确切认识，由此基本勾勒出历史的原生状态。当然，以作者当时的身份，不可能与闻公使团准备在西摩尔指挥的联军攻占北京后便实施对中国瓜分的所谓“重建方案”的策划，所以也不可能以历史逻辑的方法来综合分析他所见闻的种种表象。但是，正是这些表象依时间顺序的准确记录，使我们能够由表及里地接近了历史的真实。换成那些惯于倒打一耙、指黑为白的高层次的侵略分子，自然是蓄意要把“机密”永远锁进保险柜的。

本书受到世人重视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于作者虽然自己承认“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本书原序），但公开发表的部分依然足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甚至这些罪行早在使馆被困期间就已经由使馆驻军率先实施，甚至加害对象也将那些企望依托上帝保佑的中国教民包括在内的事实——作出全景式的写照。这些“绘影绘声，历历如睹”的描述，连篇累牍，不胜枚举，用作者自己的原话来概括，是“杀人放火，强奸豪夺，无所不有。一千九百年北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远留存”。不过，其中关于沙俄统领阿惹君（即林涅维奇将军）掘金户部而已为日军捷足先得，遂又洗劫皇宫满载而归的特写；关于联军“墮落于禽兽之列”，使千年文明古都堕为“强盗世界”和“地狱”的点评；关于“德兵为最横，自谓……彼等不过遵奉命令而已”的透视；关于“即公使中亦有发财者”而“此罪犯之姓

名人均知之，但皆不敢明言”的白描；关于“初以为日本人之纪律最佳”而“彼矮小之人最为灵巧，不过取其多者而已”的速写，都是值得推荐的妙笔。早在帝国主义列强推出“瓜分”预案因而激起义和团反帝运动之前，以德皇威廉二世为代表的“理论家”们曾凭空捏造出所谓的“黄祸论”，目的是在加害于人之前，先造一个论证加害之必要性的借口。为此，在另一部由傅勒铭(Petter Flening)著述的《北京围困记》中，曾特以“白祸”为题，展开对帝国主义经济与宗教侵略的论述，而本书则以“其随时所见所历，竭力记出”，为此“白祸论”作了丰富而具体的诠释。

《庚子使馆被围记》的又一个价值，在于它通过一个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外国人的口吻，随时抒发了来自历史现场对围攻使馆事件的观感。此中尤可圈点者，是6月17日记“予由城上归时，……顿使予思及此乃克明尼(Commune, 法国之社会政治党)与善史克那梯生(Sonsculottism, 法国激烈革命党)混合为一也。予等外人罗唆繁琐，贪黄人之利益，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剧也”。这个“克明尼”即今译之“巴黎公社”(Commune of)。换句话讲，就是在作者看来，义和团运动简直就是1870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混杂在一起的反抗运动，而所有这一切实在是外国人贪图黄种人的权益而破坏了东方的社会生态所招致。讲得更白一些，就是自食其果。尽管义和团运动的阶级属性不能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然而，巴黎公社起义与义和团运动都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的重大事件，竟能使这个站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外国人产生等量齐观的感觉，不惟使后人从世界范围内考察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获得了另一种视角与参考，也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外国人看19世纪末之中国社会这一课题的认识。联系该书对北京民众善良真率品质的描述，对义和团无畏敢死之

精神的观察,对清廷权贵和部分将弁昏庸腐败的写实,就不难解释作者是如何会获得这种独到的认识了。

本书的陈冷汰、陈治先之中译本,初由中华书局以《庚子使馆被围记》为题,于1917年印行。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曾予以辑录,惟删去了上卷之中一段并不重要的叙述北京历史的段落。此次我社按中华书局1917年初版本重印,除改为简体横排外,不作任何删节,以饯希望见识原貌的读者。重排时,对明显的错讹进行了校正,在标点符号、版式体例等方面,也依现代出版物的要求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此外,还根据内容插配了若干反映当时状况的旧照片。疏误之处,或所难免,敬希专家、读者教正。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 译序一

前译《慈禧外纪》，其中景善日记述庚子年事最详，然皆属于中国政府一面者也，使馆围攻之情形则略焉。今秋中华书局戴君复持此书见示，阅竟知作者即当时使馆中之一人，亲居围困之中且曾执枪以与防守之役者，述其所历，都为三卷。上卷述事前惊恐之情，中卷述围中攻守之事，下卷述联军骚扰之状。日日记之，纤悉无遗，令阅者如身历其境，极饶趣味。今一依原文译出，虽有嫌繁琐之处，亦不之削，以存其真。与景善日记比而观之，则庚子年内外事皆尽之矣，而未卷尤有关系。今之新学家每谓白人行军为文明之师，观此书所载联军骚扰之状，其文明为何如耶？且出之彼族之口，尤为确凿无诬，吾国人其详观之。外兵之入国中，其残酷侮辱有如此，可不惧哉！

乙卯年十二月朔冷汰识

## 译序二

庚子拳乱乃中国未有之变局，虽亲贵诸人之误国，而当时各国公使处置之不善，积年民教案件办理之不平，亦足以激人心之愤怒，小民无知，铤而走险，其事至愚，其情亦可悯也。此书虽时有责备使馆当局者之言，犹未能推及其真因，惟秉笔直书，无所隐讳，于联军入京骚扰之实况尤为详尽，外人记庚子书中最称善本，在欧洲已十余版，其风行可知，而吾国人尚未之见。今承中华书局之请，与冷汰共译之，天下之事无论巨细，其真情虽暂能掩盖于一时，终必暴露于世界，于此尤可以见公道之不泯焉。

乙卯年冬月陈诒先识

# 原序

此书记一千九百年北京夏秋之事，作者曾亲历其间，据目之所睹者而述之，每日每时之情形详载无遗。当其时，中国都城处于惊风骇浪之中，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虽英国适有南非之战，世人亦暂忘之，其事之重要离奇可以想见。披此详细之记载，殊觉有味也。此书出版虽迟，关系颇重，其最要者约有数事。第一，可以见其时拳匪疯狂之真象。当使馆未被围困之先，其兆已甚显明，各公使尚无预备，及至危急之秋，而彼此猜忌、仇恨之情仍复如故，仅因中国政府之游移不定，乃得免于全体之覆没耳。第二，可见列强在远东间彼此之误解。此误解乃欧洲人士认为无关重要者，不知其关系实大，观于此书当可恍然觉悟而力去之矣。第三，可见欧洲联军到北京后抢劫情形。野蛮、腐败一至于此！军法一懈，各军队即漫无纪律，几于无事不可为者，各国之人皆然。观于此书，则公私记载中彼此诋毁讥诮之辞，可以休矣！今日学者皆言世界已进于文明，古代战争中野蛮之状将不复见，今请其详细观之，果文明耶，野蛮耶？掳掠奸淫之事仍为军队之恒态，唯恃执法者严惩无私，始能戢之耳。第四，欧人皆谓派往东方之代表只须二等人才即足。今可严诘之，此意是否错误乎？观此书所述之情形，则为中国使臣者必须其聪明才

略足以转移事势，而不为事势所转移，乃能胜任，已无疑义。非有敏活坚强之腕，不能当此艰巨变幻之局也。第五，欧人皆谓观于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国以大军围攻区区之使馆而不能克，可见兵力之弱。众口一辞，其意坚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误，观于此书即可知之。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势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而使凶暴者自败，此亦不可不知者也。英国在东方之外交曾有一时呈极钝拙之象，亦观于此书而知之。记载北京围攻使馆之书固有多种，《泰晤士报》通信员莫理逊博士曾告予，在彼书室之中，但以英文而论，记载此事者即有四十三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或不完全，均不如此书远甚。除中国北京曾亲睹其事之人以外，世人明此中之真象者实少，两部较好之书，一即莫理逊博士之所著，一即法公使对其政府之报告。然此二书亦但述其紧要之事，于内部详细之情形仍未道及，且于其最堪注意者无一字及之，即联军之劫掠是也。此可骇、可耻之事有一幕遮之，世人知者甚少，此书始将其幕揭去。此亲历目击之人本事直书，无所隐讳，今为印出，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然即所留存亦足令人阅之而惊骇矣。此亲历目击人之所记述，无论如何愚拙，或其意见亦不无少偏，然均系真实之事，较之臆度及欺瞒者固自不同，后之作史者可以参考而改正其错误矣。今其事虽已成陈迹，想阅之者必仍觉其有味，观其所记，如事前之恐慌、防御之薄弱、守兵之困苦，以及战争之忽起忽停、外交之变幻离奇、盼望援军之焦闷及其后之忽然而至，种种情事令阅者如身历其境，亦随之而惊忧悲喜焉。至于解围之后联军肆行掳掠，其贪欲之重实为可怖，杀人放火、强奸豪夺无所不有，作者以其随时所见所历竭力记出，绘影绘声，历历如睹。若有缺漏，则编定者之过也。一千九百年北

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远留存，与印度变乱之事同，皆历史中少见之事。今日远东风云未已，吾人将此故事重温一遍，未必无益。此书所记多有未经人道者，如人当围困中之心理皆曲曲传出，围困之事实为辨别人才、磨练志气之炉，此人人所当知之者也。

1906年6月普特南·威尔(B. L. Putnam Weale)记于中国

# 目 录

译序一 .....	冷 汰	1
译序二 .....	陈诒先	2
原 序 .....		1
上 卷(5月12日至6月20日) .....		1
中 卷(6月21日至8月14日) .....		45
下 卷(8月16日至11月) .....		136

# 上 卷

## 第一章 1900年5月12日

此时天气渐热，予所居之地当纬线四十度，虽在西历五月，而气候已觉炎燥，令人难耐。此地灰尘极重，且以质黑著名，每起大风，则由地直卷而上，仰视天日，顿成愁惨之色，扑人口鼻，衣履皆满，此初至中国北京者无不言之而攒眉者也。中国北方除夏季雨水略多外，不见日光之时甚少，大风扬尘，日光既为之蔽，而无风之时灰尘亦不能免，盖一年三百六十余日之中，难遇天宇澄清之数日也。其在四达之衢及城门之间，则重笨之骡车、臃肿之骆驼往来交错，时时挤塞，不能通行，车马既众，则灰尘亦愈甚，吾人居于此间，似无卫生之可言矣。但此可憎之灰尘亦微有益处，其呛入人喉固极难受，然亦呛彼微生物，使难滋生也。以上乃中国北京之实情。盖地近沙漠，无怪其然，而今年天气较往岁尤为干燥，故灰尘亦愈重，欧人居者尤为苦之。

当此之时，有一新发生之事，如一缕微云起于天末，虽其后将浓罩大地，使人间成阴翳之世，而此时则甚微细，皆不之觉也。是事在山东省，距威海(卫)不及千里，起有匪乱，由十二英人率

黄种之兵六百剿平之，德人因此怀忌于英，盖彼视山东省为德人势力之范围，不愿英人插足于其间也。此事本极微末，然彼臂系手钏、球术极劣之德武官，则表现其仇视英使馆之态度，由聚会中察见之。英使馆之俱乐部有一特别之名，曰“冰房”，吾人每日皆聚会于此，驻中国之德使貌颇美丽，蔚蓝之眼、修洁之须，态度沉静不发一言，望而知为深心之人也。此时山东省新发生之义和拳匪，使馆中并不注意，但偶一谈及，且其时山东巡抚为袁世凯乃一有魄力之人，稍知兵学，其部下有精兵一万，故吾人恃以无恐。但当时中国政治情形实不佳妙，人人意中皆觉此时之北京非复中日战事以前之北京矣。

在中日战事以前，吾人居此宛若一快乐之家庭，当日只有使馆十一处及为税关领袖之老年赫德，又环游地球之一二人而已，吾人每日优闲无所事事，唯游谈宴会、驰马击球以为乐，公务甚为轻简，使馆中人皆戴特月(Terai)之帽、服老式之衣，彼此和好，坦白无间。及中日战事以后则情势大变，俄罗斯首蹴其球，群起竞之，华俄道胜银行遂于此时出现于世，发起者为彼大皮君，恒见其手挟灰色之皮夹，面色黑黯，呈诡谲之容，往来于使馆街中，人皆谓彼乃经济界之魔王也，然不久在克细里会中犹有报告此事之不确者，其诡谲如此。未几而满洲铁路会社又正式发表，其表面虽若正大无私，实则伏匿极大之阴谋，尚有其他报告之事，皆秘密重大者也。道胜银行、东清铁路两事既过，则有胶州湾事件、旅顺事件、威海卫广州湾事件，交涉情形极为紧急，少年好事者则用为相见时谈笑之资。当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中国政局生极大之变动，慈禧太后重执朝权，皇帝辍于瀛台，人心惶惧。以情势论之，使馆应增其卫队且使久驻，以防事变，乃不但不增，且事过即遣之使去，保护吾等之人，不在予等之侧而远驻于海口，殊可异也。昔日余等所历和乐之光阴，今



已消灭，而日处于疑忌、仇恨之中，各使皆互相嫉视，与前大异矣。

当此气候干燥、灰尘障天之时，已极令人难耐，使馆中人则伏居高墙之内，以从事于诡譎猜忌之事，其居予等之外者，则为内城喧杂之声，至夜始息。盖各城门至夜而闭，但至夜半，则守门旗卒起于睡梦之中，开钥启城，惟见红呢或蓝呢之车，拖以肥硕之骡，群向宫门而进，以备早朝，皆中国之大官也。有一使馆中人虽于城头视之，言昨夜之车较往日为多，守门者或时止来车而询之，其所见止此，但觉尘飞土扬，盘旋成阵，今日天气极为干燥而已。

## 第二章 1900年5月24日

山东新起之匪，予等称为“义和团”，但言语之间多呼为“拳民”，以其字少便称也。今日予等谈论拳民之语甚多，盖今日为维多利亚女王万寿之期，使馆中铺张甚盛，使臣捐廉设宴，款接宾客于花园中，各处皆悬中国之花灯，香槟成列，人皆开怀畅饮，乐此佳节，又聆赫德之中国音乐队，当此良夜，灯光灿烂，口饮佳酒，耳闻佳乐，尚有何事挂于心乎？然观于法使之容，使在会诸人皆不能不为之注意，予亦有所触动，起而听之。其初所闻仍系陈旧之语，既而忽有一新奇之名称送入耳鼓，盖“拳民”二字第一次出现于法语中也。

法使所言足以使人倾听，因中国多数之天主教士皆在其管理之中，故其所发之言极关重要也。彼所言者，乃北京大教士樊国梁君 (Monseigneur) 五月十九日致彼之信，距今不过五日，信中请派水兵四五十人保护教堂，然此请求经公使团之会议，斥为荒谬而拒绝之。此大教士述其请求之理由，谓距京不及千